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比目魚

忠孝節義是本根，男也當行，女也當行。困苦危亡不變心，事跡驚人，富貴驚人。江西撫州府崇仁縣有一譚楚玉，性孝。及父國良、母崔氏襁負歸寧，見弟媳之弟婦劉張氏女兒貌姑秀麗，欲聘為媳，張氏請姐丈為媒，結為秦晉。崔氏以金釧為聘，張氏以鴛鴦懷鏡答之。楚玉四歲母病故，病危時以懷鏡結其紐上，囑楚玉好好收存。國良繼娶錢氏，此婦口慈心毒，當夫假裝慈良，背夫十分殘刻。楚玉孝性天成，任其詈罵，再不啼哭，只有告饒。

二年錢氏生子，名懷美，從此心腸指茅，總想害死，己子獨佔家產。這楚玉讀書聰明，十歲能文，十四考列前茅；懷美蠢鈍，讀兩年不識姓名，因此愈恨楚玉。懷美背不得書，每每責打楚玉，說他不教；又常在夫前蠱惑，時常偷些錢米回娘家，以誣楚玉，使他隨時挨打。因說楚玉人大心變，叫他回家放牛，免得請人。國良曰：「我兒今年考了前十名，再讀兩年，定要入學，叫他放牛豈不可惜？」錢氏吵曰：「入他媽的學！不知他請何人放槍，回來哄你瞎子老漢！我的兒子未見你研賀，總說讀不得，他哥哥又不教，未必生來就曉得嗎？我不要他讀，看那個又把我怎樣！」國良耳軟，便不做聲。過了年，幾次使楚玉上學，錢氏不肯，因此廢讀，在家牧牛。做不得的要他做，擔不起的要他擔，食不准飽，衣不許縫，每日撿柴割草，挑水淋菜，十分磋磨。楚玉並無怨言，還是聽講聽喚，發憤做活，錢氏猶說他懶，在外為非，尋故責打。國良因枕畔姣聲迷了心竅，不察虛實，也說兒子不是。

一日，國良搖會得銀八錠，錢氏與懷美商量，藏了四錠，故意問夫銀用何處。國良驚看駭問，懷美曰：「昨天見哥哥拿一坨白的與撿柴婦人，忽見我去，臉紅急走。」國良大怒，叫楚玉回家罰跪堂前，邊打邊罵：「只說養兒防老，誰知情性如驢！在外為非作歹，急得老子吹胡。

這陣急得雙足蹬，罵聲奴才不是人！

為父養兒苦費盡，只說長大把家興。

誰知未大先變性，好人不學學流人。

背父嫖賭走邪徑，偷去谷米賣相因。

時常責打來教訓，只望奴才改性情。

如今越偷越不論，膽敢偷父四錠銀！

為父把錢來苦掙，朝夕盤算把利生。

四錠值錢六十整，奴才拿去與誰人？

趕急拿回勿藏隱，不然定把狗命傾！」

楚玉明知母弟藏著，想說得來，又怕二老憂氣，兄弟挨打，虧了孝道，只得低頭哭泣。

好言問你你不認，叫你拿回不做聲。

手執家法忙催陣，今日要你活不成！

楚玉痛苦不過，只得告饒曰：「父親息怒，怨兒此次錯了，日後把銀慢慢賠還。」

奴才說話真糊混，憂得為父血奔心。

偷銀罪大律加等，豈就饒恕不追根？

錢氏曰：「銀已用了，打死也是枉然。這奴才壞了脾氣，在家終久是禍，不如將他趕出，免得日後敗家。」

一言將我來提醒，打死傷了父子情。

銀子舍了各人滾，遠走他方莫回程！

罵畢掀出門外，隨出字白，不准親友收留。楚玉出門，哭哭啼啼，無處棲止，不遠有一破廟，只得進去，哭坐一夜，怨己不能感親，以致如此。

且說楚玉有一堂叔，見（此）心不忍，喊楚玉說曰：「我去見你父親，把你冤屈辯明，依然回去。」楚玉曰：「不可，叔父去說，我父必然追究母親，使母丟臉，我的孝道何在？姪兒就討口也無怨恨。」叔曰：「你也是讀書人，怎說討口？不如撿糞送來，我多出錢買，也可晶口。」於是提兩升米，拿些爛帳破被、鍋碗刀箸與他，楚玉在廟安身，每日發憤撿糞。過了半月，積得百錢，割肉一斤，去看父親，不敢進屋。半晌父出，楚玉叩頭曰：「孩兒稱了點肉來看父親，望父拿進。」國良罵曰：「奴才！莫非偷人東西賣了稱的？」楚玉將撿糞積錢，每日撿若干糞，賣若干錢算與父聽，國良見是實情，將肉提進。楚玉過幾天又稱點肉送來，錢氏心中不悅。時至四月，國良吃酒去了，母子殺兩隻雞來吃；至夜又命懷美拿起雞毛，割麥一背，連路丟些麥線，至廟後茨蓬內，把麥倒下用草蓋著，雞毛放在巖洞。國良回來問曰：「昨夜失了兩隻雞、半塊麥。」國良去看，見路有麥線，追蹤至廟後，見巖洞內有雞毛，四處一看，尋出麥子，大怒，喊楚玉回廟，不由分說一陣毒打，又把帳被燒了，鍋碗打爛，罵曰：「快快與我滾遠些！若再在方圓住著，定要將你打死！」

楚玉滿腹冤屈，心想：「不如一死，以謝雙親！」至夜走到生母崔氏墳前，哀哀痛哭道：

跪墳前哭聲母咽喉已哽，兒幾次遭冤枉有口難分。

皆因是兒的母早把命盡，丟你兒才四歲孤苦零丁。

後接來錢氏母心腸太狠，待你兒猶如那眼中之釘。

又生得懷美弟更把兒恨，總想要磋磨死免把家分。

讀書時考前茅不准上進，叫回家來放牛說免請人。

在枕邊常說兒變了脾性，不是嫖即是賭盜去錢銀。

弄得父常打罵身不離棍，還說我愛躲懶徒混光陰。

清早晨飯煮熟去把安問，吃了飯把豬喂才准出門。

邊放牛邊撿柴還要撿糞，割牛草打豬草手足難伸。

到下午水缸滿忙把菜蔭，水桶大氣力小壓斷板筋。

日三餐腹未飽飯已告罄，一年中冷熱衣只有兩層。

左磋磨右刻苦不得廢命，暗地裡使冷箭把兒倒騰。

偷銀子誣告我做得合樺，父氣激就將兒趕出門庭。

兒撿糞積銀錢去把親省，他兒兒未遠去詭計又生。

將雞麥藏廟後令父尋問，致使兒跳黃河也洗不清。

丟鍋頭燒被帳飽打一頓，趕遠方永不許你兒回程。

兒遭此不白冤有誰憐憫？也只得跪墳前泣告娘親！

呀，媽呀！

為甚麼生你兒這樣苦命，盡孝敬都不能挽回親心？

兒情願陪母親來至冥境，也免得在世上受盡錮盆。

哭畢，就在林中自縊。誰知索斷幾次，忽回心想道：「此事不可，我如今死得不明不白，知道的說我含冤受屈，不知的反說我偷盜憂親，使我聲名有損；況是後娘，父母又要受罵於人，豈不虧了孝道？不如遠去，賣力晶口，到親感悟時回家罷了。」遂與堂叔說明。叔曰：「你素來力單，怎能賣力？不如遊學，也不落於下賤。」楚玉曰：「姪兒衣服襤褸，如何進入書房？」叔即送些衣褲鞋襪與他，又贈錢二百文。

楚玉拜謝而去，從江州過福建轉到廣信，混了兩年。臘月至湖亭場，住高升店，店主見他會寫，叫他幫寫帳目春對。隔壁何姓，在戲班唱淨腳出身，名志雄。妻毛氏，幼年曾唱且腳，今唱老旦，人喊毛本家，掙得有些錢，欲合小班，約些子弟在家教戲，買了幾個女子，色皆平常。年底，志雄從撫州買一女子回家，姿容絕世，但這女子性烈，不肯唱戲；勸他不從，繼以怒罵責打，亦不願從，遂將女子吊起來打。打得女子性起，指著毛氏大罵道：

這陣弔得渾身打，罵聲虔婆老丫頭！

「膽大丫頭！連老娘都罵起來了，這還了得！與我再打！」

做事良心放背後，把人兒女當耍猴。

婦女當把閨閣守，登台唱戲把祖羞！

「你是我買來的，為甚不從我學戲？」

姑娘本是名門秀，豈同楊花逐水流？

志如金玉行不苟，焉能學戲去包頭！

「你端我家碗，要服我家管，未必還鞏得脫？」

依你除非身死後，任你打罵都不投。

「你這丫頭，還要犟性，再與我結實的打！」

這陣渾身打起縲，咽喉哽哽淚不收。

諒必前生冤結就，致令今生遇對頭。

「你才曉得利害？」

依從得來賤如狗，若不依從難下樓。

「看你依不依從？」

婦人名節要講究，豈可忍恥把生偷？

祖先陰靈把氣憂，丈夫人前把頭鉤。

兒孫人喊娼妓後，己身臭名播千秋。

「不怕你口裡說得貞烈，遇著老娘，就是金子也要轉成頑石的！」

豈似虔婆臉皮厚，老來還在賣風流！

假裝少艾全不醜，見人就把意來丟。

走路歪斜前後臭，只顧銀錢不顧羞。

禮義廉恥全無有，二世許你變沙牛！

「你這丫頭，還敢痛罵老娘？真是鐵匠死了不閉眼，你還欠捶！與老娘結實的打！」

這陣衣裳血浸透，疼痛好似把筋抽。

紅顏落在薄令手，該因前世未曾修。

心想上天無路走，欲待入地無縫投。

呀，天呀天！

口喊蒼天來保佑，快教閻王把簿勾。

呀，打不得了！

街坊快來把命救，德積子孫作公侯！

呀，痛死人呀！

不死不活情難久，怎耐三寸不斷喉。

楚玉聽得心中憐惜，想這樣貞女落於污泥，百折不變，實在難得，遂大聲喊道：「隔壁打人的老婆！何故逞凶？倘若逼出人命，我們街坊不依，要你不得下台！況是貞烈之女，理宜憐惜，好心看待，豈容你亂打麼？」店主亦曰：「就是你買的，要他學戲，也該慢慢勸他，何得苦打？」

毛本家見有人不依，乃放下關在樓上。那女子哭得十分傷慘，是夜楚玉亦睡樓上，聽得那女子自恨命薄，對著明月，把自己苦情哀哀哭訴道：

劉藐姑在樓房自嗟自歎，想起我生平事珠淚不乾。

今日裡打得我渾身血染，無非是全名節保惜恥廉。

紅顏女多薄命古今定案，這也是婦人家難跳迷圈。

一更裡月無光星稀數點，奴只好把苦恨對星來言。

自幼兒出娘胎聰明能幹，習針黹會剪裁又讀書篇。

二爹媽他把奴當作寶玩，張氏母每日間教訓便便。

在襁褓與譚郎結為姻眷，鴛鴦鏡來答他各執一邊。

二更裡現出了月光一線，月光神該知道奴的苦冤。

奴的父劉伯仁不知謀算，在外面口賭錢押寶搖灘。

輸濫了請中人賣了田產，母親娘勸不轉口喊皇天。

因此上得疾病竟把命染，未幾載奴的父亦喪黃泉。

丟奴家十四歲無人照管，孤單單冷清清苦不能堪。

三更裡月光明又被雲掩，好比奴受苦況一跌三錮。

恨只恨哥和嫂做事短見，全不念爹媽情姊妹連肝。

只顧他兩夫妻穿衣吃飯，並不管小妹子受盡饑寒。

總說他難盤活家中貧賤，送奴到外婆家來把身安。

四更裡月偏西半明半暗，懸天際如破鏡何日才圓？

想外婆得疾病壽數已滿，恨舅爺做的事滅理欺天。

假說是方境中有賊作亂，哄奴家撫州城去避烽煙。

他見了二百銀便瞎雙眼，暗地裡把奴家賣入梨園。

五更裡滿街中雞聲唱亂，風淒淒霧濛濛月落西天。

想譚郎讀詩書胸藏萬卷，聞景況與奴家皆是一般。

被後母苦磋磨趕出外面，到今日不知他身在那邊。
你哪裡知道妻受盡磨難？鴛鴦鳥兩分飛不得團圓。
妻今日顧名節不肯丟臉，就死在九泉下好見祖先。
耳畔中忽聽得鐘聲一線，聽鐘聲更添了奴的愁煩。
恨只恨奴容顏不合太豔，才惹出無邊苦萬種摧殘。
這都是奴前生未曾修善，到今日受打罵痛苦難言。
奴好比籠內雞離鍋不遠，又好比網內魚難躍深淵。
想此情處此境柔腸裂斷，有何人打救我跳出牢關？

楚玉聽了，一夜未眠，尚未聽完，枕已濕透；先前不知，贊他貞烈，今夜才知是妻，心想：「這樣有才貌有節烈的妻子，落於泥塗，咫尺不能相會，好不傷慘！」於是朝夕打算，無有良策。過了兩日，忽然想出一計：「我不免上班唱戲，叫妻也唱，日後掙錢贖娶，豈不是好？雖此時不能完娶，亦可借戲稱夫叫妻。」於是求店主引薦上班，只說：「那位女子與我有親，我若去勸自然肯聽。」志雄滿心歡喜，即令楚玉去勸。楚玉上樓，遣開左右婦女，上前問道：「娘子可認得小生麼？」藐姑曰：「素未會面，不能認識。」楚玉曰：「小生姓譚，名楚玉，與娘子同鄉。襁褓時父母與我二人結成婚姻，我家以金釧為聘，你家以鴛鴦懷鏡答之。後我母死，繼母不賢，百般磋磨，用計把我趕出，流落江湖，遊學至此。前夜聞娘子哭歎，方知是妻。想了數日，思得一計，故來相會。」藐姑曰：「聽你之言亦是，但未會過，不敢相認。」楚玉曰：「娘子不信，汝家回聘之物，小生還帶在身旁，拿去一看，自然明白。」藐姑接來一看，與自家帶的一比，果然雄雌不差，心中猶如刀絞，不覺眼淚雙流，曰：「你果是夫君！今日相逢，莫非做夢？」楚玉曰：「雖非做夢，卻與夢境相同。」二人抱頭而哭。楚玉告知己意，藐姑曰：「唱戲拋頭露面，豈是婦女所為之事？」楚玉曰：「人要通權，處此境遇，也無可如何了。只要心貞，即居下流，亦能守節；況又可以借戲做夫妻而生樂趣，不然怎得團圓？」藐姑應允。楚玉曰：「此事不可說破，只以兄妹相稱，後有機會方才贖娶。」遂出對志雄曰：「他乃是我表妹，已經勸轉，但他是良家女，要顧名節，所住之處要別男女。」何志雄應允。

二人從此在班唱戲，一見便會，唱了幾台，比師還強，遂取名王荀班，往各處去唱。但此二人唱戲與別人不同，別人喜下台，他二人喜登台。何也？下台者好躲懶，登台則好做夫妻。因此這班子一天好似一天，一日貴似一日，不上幾月，就寫二十多串錢一本。藐姑有個脾性，在內台不與男子交言，只有女旦問字領教方才說話；在外台不與別人當妻，必譚楚玉方才出腳。因此楚玉兼唱外、末、丑、淨數腳，聲名日高，遂辭本家要回。本家不允，問何緣故，楚玉曰：「日兼數腳，工價太少，若將藐姑配我，就無錢亦可，不然我就不唱。」本家曰：「劉旦是我買的，你要娶他，若在本班唱戲，以原價贖身；不在本班，不准贖取。」遂與眾議，一串錢一天，楚玉苦積，從不妄費。

一日唱至急水灘，是晏公聖誕。晏公廟在場外，一邊靠灘，一邊靠山，戲台從水裡砌上，只有右半邊在陸地，後面、左邊是水。晏公極其靈驗，此河通鄱陽湖水，其灘最險，往往打爛船舟，下灘者誠心喊晏公，就平安無事。因此香火輝煌，聖誕鬧熱。此處有一富戶，姓楊，名克明，家富貪淫，恃勢欺人。其先輩乃大利盤剝興家，到克明手中，每年要收四千餘租，又捐個新一大爺，家中賓客來往不絕。妻妾五六個，尚無兒子，只有七個女，日用奢華，雄踞一方，無人敢惹。那日來廟看戲，見藐姑生得十分絕色，就要去嫖。有人說：「此且性烈，不與男子交言，豈肯與你同宿？」克明聞言，如水潑面，好莫興頭，問左右弟兄：「打個啥主意方得到手？」眾人說：「不如多出銀子，把本家買活，娶他回去；他見你富豪，自然應允。」克明大喜，命人去說。本家起初不允，其人曰：「唱小且是下賤門路，見人叫萬福，稱老輩子，未像貴班上這位小且，動說要顧名節，不與外人交言。倘遇高升官長，富強豪客，要他勸酒唱曲，似他這樣性格，你本家如何下台？如今多拿點銀子與你，把他嫁了，另買幾個，豈不是好？」毛氏聞之有理，說要兩千銀子才嫁。克明答應，不少分釐。毛氏對藐姑曰：「你動說要顧名節，如今將你嫁與富家，遂你從良之願，你該也喜歡了。」藐姑曰：「我自自有丈夫，豈肯改嫁？」毛氏問：「你夫是誰？」答：「譚生。」問：「那是戲上夫妻，都認得真嗎？」答：「烈女不更二夫，是真是假，就死都不改嫁！」毛氏怒曰：「賤丫頭！由你不嫁嗎？你是我買的，生死權柄在我手中，你準得去麼？」遂對來人曰：「叫楊老爺明日來接。」克明把銀子交足。

藐姑心想：「此事真真冤枉！看他們的局面，見了兩千銀子，豈容我不嫁？這又如何是好咧？罷了！人生百歲終是要死，我不免一死殉節！」又想道：「且慢，這班子人多，左右有人，豈能自便？那日死不能死，抬到他家強逼失節，就死也是玷玉了。我死要死得明白，使眾人知我冤屈。我死譚郎必不唱戲，依然落難，須要把他保全，才算女中豪傑。」想了一陣，遂對毛氏曰：「他要娶我，喊他再拿一千銀子與我，不然決不嫁他！」問：「你到他家飽使飽用，拿來做啥？」答：「譚生與我雖是唱戲，也算夫妻，這銀拿與譚郎。」毛氏對克明說明，克明應允，即把銀子拿來。藐姑喊楚玉去拿。楚玉此時五臟火冒，七竅煙生，憤怒曰：「瞎眼的人！要銀何用？」藐姑曰：「我與你不過戲上夫妻，拿一千銀子與你方才改嫁，也對得你起了，何須怨恨。」楚玉曰：「我堂堂男子漢大丈夫，豈要你的銀子？你嫁你的，我就餓死也不要非義之財！」說罷忿恨去寢。藐姑將銀封好，歡歡喜喜。

到了次日，克明領了花轎執事鼓樂前來接人。藐姑對克明曰：「我今嫁到你家，諒想不能再來唱戲。我新編了一局戲，從未唱過，意欲唱了辭別眾人方去。」克明喜曰：「如此甚好，快唱，快唱！」遂端把椅子坐在台上觀看。藐姑即唱《荊釵記·抱石投江》，命人拿一石頭上台，先唱孫汝權用計離間夫妻，錢玉蓮含冤莫白以死殉節、走到江邊的情形，將石抱至面前曰：「我今日把這石頭當作姦賊，罵他一番，待那頑石點頭，方才住口。」遂將自己的冤屈，邊哭邊唱道：

將石頭當姦賊來把苦訴，借往事比今生聊表心腹。
想奴家出世來福薄命苦，受不盡冤中冤屈中含屈。
方跌下污泥內無有出路，又遇著苦海中波濤湧沸。
奴心想隨洪波滾來滾去，又怎奈壞名節羞辱丈夫。
想夫妻居五倫原非細故，有月老將紅繩係著雙足。
使夫妻如比目難分難去，相唱和又好比水上關雎。
若能夠從一終人中算數，倘若是嫁二夫魚鳥不如。
我今日唱《荊釵》有個緣故，無非是把冤情一一表出。
借戲上孫汝權離間夫婦，效玉蓮守節操抱石投湖。
使你們看戲人百千萬數，都知道貞烈女不似下愚。
指頑石罵姦賊你該清楚，做此事你定要地滅天誅！
我夫妻好比那鴛鴦戲舞，因阻隔未能夠交頸同鋪。
又好比鴻雁鳥雌雄配聚，單一隻他寧肯一世受孤。
罵一聲無良賊做事可惡，為甚麼拆散我一對妻夫？
你只想貪淫欲詭計滿肚，那知我身可奪志不可屈！
到那時我要你人財兩去，遭報應人阿鼻萬劫變畜！
呀，喪心的賊呀！
全不想你家中也有子女，倘遇著這樣事你心肯不？
呀，無廉恥的賊呀！

你家中也還有結髮之妻，喪廉恥敗名節你心悅服？
呀，絕眾孫的賊呀！

你家中又還有高堂老母，拋爾父跟他人你又何如？
呀，遭天殺的賊呀！

你又有姐和妹姑娘媳婦，你未必也用錢把他奸污？
你姑娘本是那無瑕美玉，焉能夠與牛馬去借花燭？
不怕你家富豪南田北土，你姑娘只當似水內鱉魚！
不怕你有門勢揚威耀武，你姑娘只認做跨下毛驢。
要相從奴情願去到冥府，見閻君訴冤恨把賊來誅！
楊克明曰：「這戲果然唱得好，就是鐵石人聞也要掉淚。」

既頑石已點頭且把口住，破一死殉節烈身葬江湖。

罵畢，手中抱石，從左邊耳角躡身向河內一跳。看戲人說：「這個小旦才有些奇，怎麼當真跳下水去？莫非他識水性，還會泅水嗎？」又有人說：「莫非他有遮眼法？這樣急水，就會泅的也去不得。」譚楚玉上台說曰：「眾人不知，這是我的妻子，從小聘定。我因晚母趕出，他被舅爺騙賣，今日為楊克明逼娶，我妻不屈，以身殉節，跳水而死。呀，賢妻呀！你今為我而死，我又焉能獨生？賢妻慢慢而行，等候夫與你一路！」說罷，亦從台角跳下河去。

眾人驚駭，皆曰：「為甚今日出了兩場命案？」毛本家出來曰：「這是楊克明逼死的。眾人快快拿下，莫等他走了！」克明見事不好，先下台去。眾人見走大喊，有人說：「在那裡！尚未出門！」一擁上前，他忙退入官房，把門關住。眾人圍著亂鬧，首事遂把克明鎖起；命人撈屍不見，首事即將克明交官。官問明情由。答四十去監。首事又稟：「何志雄、毛氏貪財逼嫁得銀二千，才有此事。劉旦要銀一千拿與譚生，如今二人身死，求大老爺把三千銀子追出，在本處與二人立廟，也使義夫節婦魂有所依，亦使後人皆知節義為重。」官將何志雄、毛氏叫來，各打二百，把銀追出，交與首人，首人領銀就去晏公廟側與二人立廟塑像，又買田三十畝，以作春秋祭祀。

再說楊克明請人去與官講，願出錢買命。官要銀五千，克明求少。官曰：「彼一女旦，尚出銀三千，何況買命？」克明只得依從，把錢繳足，釋放回家不題。

又說毛本家的班子去了生日，寫不上價，跌下才寫四五串錢一本，未幾而衣服當盡，銀錢用完，班子頂與別人；聞楊克明在耍班子，夫妻前去幫他。又說這楊克明自坐監回家，用銀受氣，正當改惡從善，誰知依然亂為，見得珍珠班女旦體面，又想去嫖。這女旦姓顏，人稱顏本家，原是唱戲並賣，見了這樣財主，口都笑大了，忙請上台，與他朝夕調情，又逗他要班子。克明迷了心竅，百說百從，拿幾千銀子把班上什物辦得一新，又接些有名戲子在各場胡鬧。年底紮班拉回家去，那些戲子見他姬妾、女兒美貌輕狂，唱些淫戲引動春心，暗中遂成苟合。

再說譚國良自把楚玉趕出，錢氏喜其獨佔，把懷美當作掌珍。那知嬌養太過，每每抵觸，國良夫婦不敢惹他。稍長即為匪人所誘，在外賭錢。錢氏聞子輸了，反偷些錢米與子填還，因此膽子越大，漸漸有人來家索錢。國良憂得喊天流淚，才知前子賢孝，已無及悔，於是命人去喊懷美回家，意欲責打一頓，以泄其忿。及懷美回來，國良罵曰：「奴才在外乾些甚事？還不與我跪下！」懷美曰：「我未殺人犯罪，怎麼要跪？」國良曰：「你外面賭錢欠下債帳，來家取討，還假裝不知嗎？」懷美曰：「我輸我的，與你何干？」國良執棍去打，懷美曰：「你要打麼？我莫得手嗎？」隨拿尖擔，口說：「來嘛，來嘛！」國良見此情景，氣逼胸膛，落地氣死。懷美大驚，不顧而去。國良半晌甦醒，口吐黑血，哭道：

這一陣急得我肝腸寸斷，急得我咽喉哽吐血不鮮。

罵一聲小奴才如同牛犬，全不知天倫重父母為先。

父只說來責打把你來管，免得你去賭博敗了家園。

父責你無非是拿塊篾片，忤逆於一見了就竝尖擔。

見此情急得我渾身打戰，跌地下險些兒命喪黃泉。

倘若是那時節父把命染，我看你忤逆子怎樣排安？

孝子案十里充五里該斬，丟官長誅九族要掘墳山。

把逆子化成灰都還甚淡，連累了許多的好人受冤。

這都是你的娘把你習慣，到而今身長大無法無天。

想起我楚玉幾何等孝念，父那時不識好不辨愚賢。

都是你後母娘起心奸險，暗地裡總說兒偷米盜錢。

他見我肯信從常施冷箭，賢孝兒遭冤枉趕出門前。

留得個忤逆子急瞎雙眼，這都是老天爺報應循環！

愛兒子反轉把兒子害陷，害兒子才知道兒的孝賢。

楚玉兒讀詩書朝夕不倦，若在家此時節諒把桂攀；

忤逆子性愚蠢又愛躲懶，讀幾載似圖茄不進油鹽。

楚玉兒性謙和言語溫婉，又聰明又勤儉品正行端；

忤逆子說的話牛踩不爛，又粗魯又乖張作科犯奸。

到今日只落得悔之已晚，正是那仇報仇冤又報冤。

我定要為逆子憂成病患，早些死看得到一個安然。

錢氏婦我要你受他磨難，死不死活不活淚要哭乾。

勸世人切莫把前子作賤，將耳朵放硬些莫聽讒言。

如不然你且把我來作鑒，才能夠跳得出麻籃圈圈。

哭罷，命人去尋懷美，正在打牌，不肯回家。國良心想，兒子不肖，若把媳婦接回，將足絆住，免得在外輸錢。於是與子完婚。誰知媳婦面麻性乖，懷美在家未上半年，依然賭錢，而且又嫖。國良歎曰：「完了，完了！我家從此敗矣！」憂氣而死。

懷美自此益無忌憚，少有歸家，又搨一個帽頂。看看緊促，請中（人）便將地方賣盡，上街居住，飽使飽用。聞河洲場班子唱得好，帶銀二百前去看戲，這班子正是楊克明的。懷美飛張片子，拜問克明，留在班上賭錢。有一女旦，戲雖不好，貌美年輕，克明極愛。懷美用錢哄誘成奸，約為夫婦，乘夜拐逃，使本場子弟斷後，又命人回場，搬人來接。未上二十里，後面攆的已到，前有一寺，忙進寺內堵門。攆的見有準備，帶信回班。克明大怒，往各處飛片，誓於眾曰：「有能殺死一人者，賞錢五十串；殺死自家的，百串錢燒埋。」次日兩邊的人都到，一仗打起，懷美人少先崩，追六七里把懷美殺死，又殺死攆擺的六人，把小旦搶回。克明這邊只有何志雄想賞，好勇輕進，被懷美那邊殺死。地鄰報案，官來看驗，見連路殺死八人，命埋官山，出票捉拿凶黨。克明聽得不敢散人。

懷美之母錢氏聽得兒死，哭得聲嘶眼腫，那些被殺之家父母、妻子來家要人，朝夕吵鬧，衣服器具盡皆拿完。錢氏請約保來和，每人出六十串錢的燒埋錢，錢氏把店房頂了，取些押租開消，自住後房，媳婦改嫁而去。錢氏此時人財兩空，不得下台，只得

告門叫化，朝夕啼哭，眼睛氣瞎。鄉街見他從前做事過分，不肯打發，餓死巖洞。

再說顏小旦，見楊克明紮人不退，恐累班子眾人，遂對克明曰：「我去見官求情，把票消了，免得人多費錢。」克明喜允。顏且乘轎進衙，見官說曰：「此事皆楊克明一人所為，不與班子上相涉，其殺人行兇者亦外處人，求大老爺只罪楊克明一人，莫牽連班子上。」官問：「如何才把他拿得到？」顏且曰：「大老爺把票消了，候他人散，班上不幫忙，自然一夫可擒。」官見他嬌聲媚語，先已喜悅，一一從命。顏且回班，對克明曰：「官已准情，不來捉人了。」克明將錢開銷，眾人散了。不過十日，來些差人將他拿去。官罵曰：「楊克明，膽大狗奴！清平世界，聚人逞凶，都造得反了，這還了得！」命打一千丟監。顏且領起班子到他家中，將他姬妾、女兒哄誘上，密把銀錢衣飾、玩好器物收卷一空，逃往遠方而去。後毛、顏二人爭鋒挾仇，毛氏將顏且殺死，眾人稟官，毛氏拖死卡中。

克明的妻進城告訴丈夫，克明聽得氣死在地，半晌甦醒，歎曰：「罷了，這是我的報應，有啥說的！」命妻：「回家賣地辦銀送官，救我性命。」妻將田地賣了兩股，打一萬兩銀子的票送官，官不要銀，總要辦他。又寫信回家，叫妻把業賣盡，「務要把我救出」。妻又把田地房屋概行賣了，拿銀進城，打兩萬銀子的票見官。官見銀多，把票收了，將案改鬆，坐徒三年釋放。其妻在城內住後房，都還賢淑，績紡度日。克明往往餓飯，無方可想，見妻年雖四十，顏色未衰，遂賣人為妾，得銀三十兩。未及半年。其銀亦盡，於是與些匪徒殺牆度日，遊蕩遠方不題。

再說譚楚玉夫妻跳下河去，晏公見他二人節義，將他屍首化成比目魚，在水中游泳，相附而行，所以打撈不得。

且說鄱陽湖邊有一漁翁，姓慕容，名忠，幼年曾中皇榜，在杭州為官。因見朝事日廢，仕途昏暗，兼之膝下無嗣，看透宦情，與妻商議掛冠而隱。只帶老僕隨身，在鄱陽湖中買了一段勝地，修造幾間茅屋，將慕字去心；名叫莫漁翁，妻叫莫漁婆，僕號漁童，僕婦曰漁婢，借打魚以為樂。一日，見兩隻大魚有四尺多長，漁翁曰：「此是比目魚，雄雌相附不離，否則不受行。」走上了數日以後，遂一網打上，抬回家中，意欲放在池內觀玩；把網撈在岸上，卻是兩個死屍，男女相抱。漁翁曰：「這就奇了！分明是魚，如何霎時就變？」用手去摸，胸膛還熱。即喊漁婆燒碗薑湯灌下，不久甦醒；又煮些粥湯與二人吃了，才問來歷。二人歎氣一口，說曰：「提起心頭事，叫人淚兩行，來在塵世上，還疑一中央。老伯要問，聽生道來：

未開言肝腸痛斷，尊老伯細聽詳端。

家住在撫州郡縣，名楚玉本是姓譚。

遭後母心腸奸險，謀害我想占田園。

苦磋磨不把命短，將讒言常告枕邊。

弄得父賢愚莫辨，才將我趕出門前。

借遊學遠方逃難，江亭場遇著冤牽。

我的妻到家生產，名貌姑幼把婚聯。

父母死兄嫂不管，被舅爺騙賣戲班。

顧貞節不居下賤，打得他血透衣衫。

我就計去把妻勸，借做戲了卻姻緣。

我唱生妻唱小旦，那班子越加值錢。

楊克明見妻體面，二十銀苦逼上船。

我的妻殉節赴難，將身兒跳入波瀾。

我一見痛裂肝膽，隨我妻去到冥間。

蒙晏公來把聖顯，搭救我夫妻團圓。

將屍首即時化變，成魚形比目相連。

每日閒遊水面，兩夫妻快樂無邊。

至今朝覓食江畔，被網收又到人間。

也不知怎生活轉，脫魚皮返本還原。

上前來拜謝恩典，望老伯另眼相看。

這便是苦情一片，老伯呀！你看我慘不慘然！」

漁翁聽罷，說曰：「原來一對節義夫婦，可喜可敬！」命漁婆取衣服與二人換了。楚玉曰：「既蒙老伯救命之恩，我夫妻願拜膝下，事奉晨昏。」漁翁曰：「就把二位屈了。」夫妻即時叩頭。漁翁曰：「觀爾舉動斯文，自然詩書滿腹，不如依舊讀書，後來定有官做。老夫粗知文理，與爾圈點，爾意如何？」楚玉允謝。從此發憤苦讀，漁翁用心講解，讀了三年，入了黌案，聯科及第，中了進士，榜下分發湖廣湘陵知縣。告假回家，見得地是人非，問知情由，好不傷慘。此時親鄰已知楚玉榮歸，都來迎接親候。於是備辦三牲酒禮，在父母墳前哭祭一場，又將晚母安埋。宴客三日，然後上任。念及堂叔前日顧盼之恩，接到任上養老。

一日，有人送盜，報是倒傷失主。楚玉細看，卻是楊克明。克明心想：「今日莫非遇鬼？」自知案大，又逢對頭，只好延頸待死。誰知楚玉並不發怒，問曰：「楊克明，你還認得本縣麼？」答：「認倒認得，但大老爺前日赴江，今日為甚又在做官？」官：「你諒窮人無髮跡之期麼？本縣承蒙你使我夫妻團圓，功名成就。你的萬貫家財那裡去了？如今反做盜賊，倒傷失主，你知悔麼？」答：「自從逼死大老爺夫妻，尚不知悔。後遇橫事，逞凶殺人，丟在禁監，家破人亡，此時知悔已無及了。無計生活，因此做賊。今又失手倒傷，都是天不容我，才遇大老爺，做個冤冤相報。」官：「你殺了本縣兄弟，本縣都寬恕不究了，為甚又要殺人？」答：「大老爺能容我，天老爺不能容我。還望大老爺免我刑杖，與我一個快性，到陰間一下受刑，就沾恩了。」官命丟監，申文上司，秋候斬決。楚玉又念莫漁翁厚恩，因他不肯進衙，送銀子萬兩，又買一良家女送去與他為妾。漁翁受妾返銀，後生二子，楚玉看顧他，亦為顯宦。

卻說楚玉為官清正，後來由府升道，做至布政。又將夫妻被難死節情由，奏聞皇上，皇上封貌姑為節烈一品夫人，楚玉封孝義公。後來辭官，在莫漁翁處買了千畝良田，修造府第，生四子，俱為大官。夫婦活到九十六歲，同日含笑而逝。